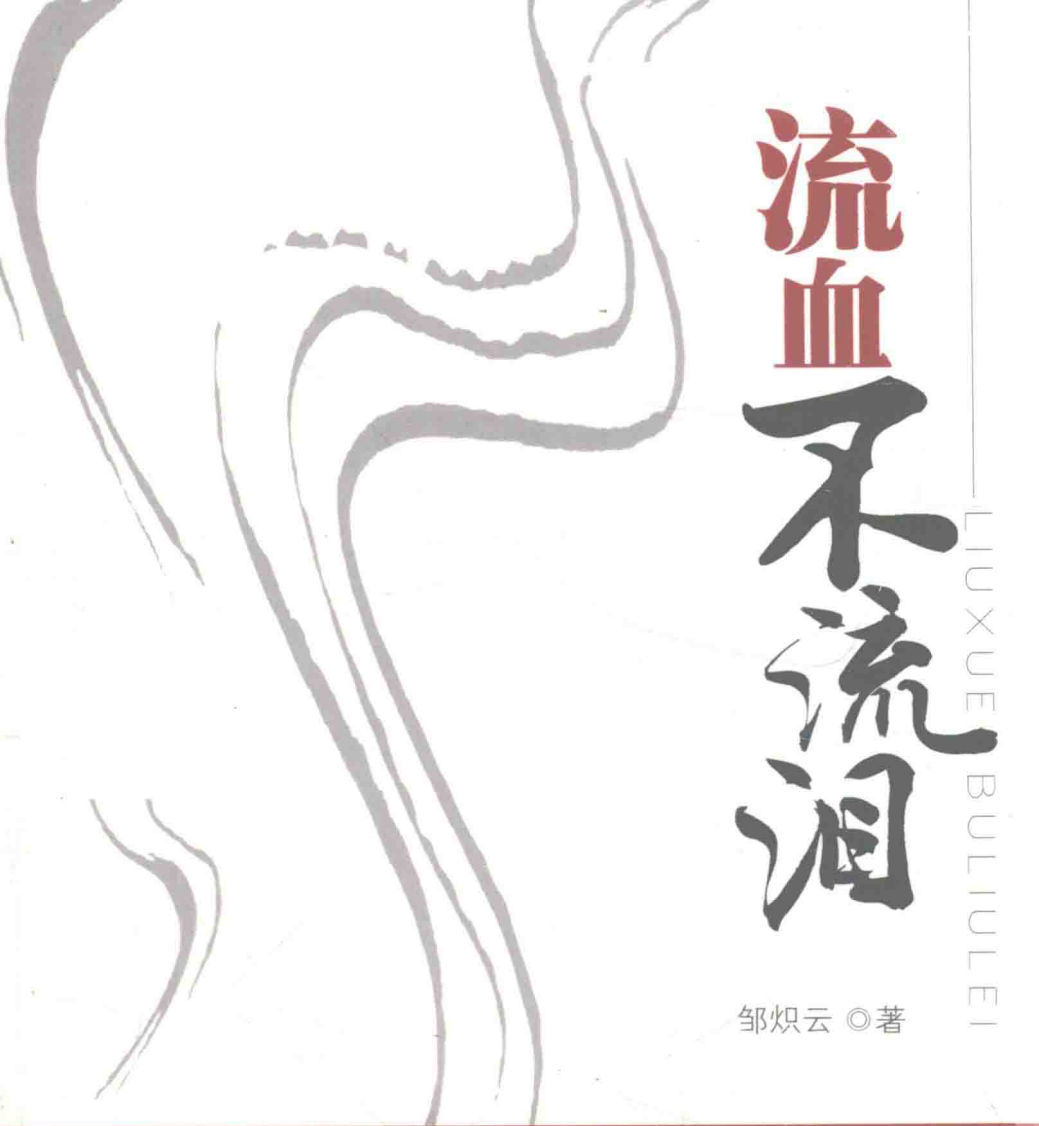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流血不流泪

LUXUE
BULULEI

邹炽云 ◎著

路，有宽有窄，有长有短，有曲有直，每个人走过，都会有不同的体会。人生的路，踩下的是脚印，涌出的是泥泞，收获的是希望。再长的路都有尽头，千万不要回头……



廣東旅游出版社
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
LIUXUE BULIULEI 流血不流泪

邹炽云 © 著

廣東旅游出版社

GUANGDONG TOURISM PUBLISHING PRESS

廣州省出版集團 廣州分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流血不流泪 / 邹炽云著. — 广州 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6.8
ISBN 978-7-5570-0410-1

I. ①流… II. ①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42025号

责任编辑: 蔡子凤 周文娟
装帧设计: 刘 程
责任校对: 李瑞苑
责任技编: 刘振华

流血不流泪

LIUXUE BU LIULEI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38号银政大厦西楼12楼)

联系电话: 020-87347316 邮编: 510095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印刷: 佛山市金华彩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: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工业区兴业七路九号之一

990毫米×1240毫米 32开 8印张 110千字

201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册

定价: 39.00元

【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

目 录

Contents

路 / 01

谁偷了我的灵魂 / 17

流血不流泪 / 71

山村纪事 / 181

荔枝红透的时候 / 193

爱河弯弯 / 207

落樱缤纷的季节 / 225

残魂 / 241

路

» 路，有宽有窄，有长有短，有曲有直，每个人走过，都会有不同的体会。人生的路，踩下的是脚印，涌出的是泥泞，收获的是希望。再长的路都有尽头，千万不要回头……

他刑满到期。

出狱这天，天很阴沉，没有一丝儿风，他茫然地走在回家的路上……

路边的稻子很青绿，呈现出茁壮成长的生机；路边的房子很新，一小幢一小幢肩并肩挨着；就说这条回家的路吧，以前是条曲曲弯弯的小道，现在已变成可以开拖拉机的大路了……

人生的路啊！

不知何故？父亲没有来接他，其他亲戚朋友也没有来接他。回到村口，他一眼便看到了他熟悉的老屋，黑黑的瓦，发黄了的石灰墙，还有那漆得灰黑的大门……这就是家，他有八年没有回过家了。

“回去好好做人……”出狱时，管都干部对他说的话还回响在他的耳际。

他感到身后有一群小孩跟着，转过头看了看，一群小孩在冲着他叽叽喳喳：

“这个人是和尚吧，要不怎么是光头？！”

“不，是尼姑庵里的尼姑……”

“专为死人念经的……”

一句句话，像针、像刺插进了他的心，他赶忙加快了脚步。这时，他注意到自己一米七多的结实身体上套着乞丐式的破衣服，四方坚毅的脸上是光光的头……整个人像个失魂落魄的疯子。

村里有人认出了他，他却羞愧地闪开了。有人还在后面嘀咕：“是那个罪犯。”

他清晰地记得，八年前，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，他刚高中毕业，社会上便流行起了黄色录像，他被一个黑道上的同学拉去看了一次，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。吃、喝、嫖、赌、玩五毒冲击着他的五脏，他加入一个叫“青龙帮”的帮会，白天睡觉，晚上做“野战军”，偷抢掠劫人家的钱物，过着苟且偷生的日子。

案发后，他便开始了八年的铁窗生涯。

回家的路对他来说是多么的漫长，他没法遏制这羞辱而纷乱的思绪。今后的路，该怎么走？

到家了，屋里静悄悄的，他蹑手蹑脚地走着，房里传来父亲的声音：“谁呀？”

“哦，是我，是明儿。”他结巴地答着，好像有点儿惊慌。

“是明儿回来啦。”房里传来母亲低吟的声调。

他慢慢地走进房里，低着头，叫了一声爸妈，泪便涌了出来。

母亲躺在床上，父亲正在给她喂药。看见他进来，母亲挪了挪身子说：“明儿，回来就好啦！以后好好做人就是。”

父亲说：“你妈一直挂念着你，八年前你犯罪入狱，她激出心脏病来了，以前一直不敢告诉你，怕影响你的改造，前几天听说你要回来了高兴得心脏病又发了，你弟上街卖鸡鹅换点钱去了，我要照顾你妈，所以没去接你。”

他抬起头来，端详着母亲的脸，母亲的脸比记忆中要苍白衰老许多，脸上的皱纹像一条条深陷的小沟，手也变得如松树皮般粗糙。他知道，这是母亲含辛茹苦的见证。他的心一阵阵绞痛。

“我该死，爸妈，我对不起你们。”他伤心得啾啾大哭起来。

倏地，他止了哭，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：“我新明以后不好做人，誓不为人！”

刚说完，父母子三人紧紧抱头大哭起来……

二

盛夏的烈日怎么也热不尽兴，拼命地烤着这干裂了的黑土地……

他肩扛着犁耙，嘴里叼着支喇叭筒烟，在田间的小路上走着。自从出狱后，他便担起了家里的田间活，虽然以前从未摸过犁耙，也没试过跟着牛屁股后面转，但是，他已在狱中改造期间尝到了苦的滋味、学的快乐。他知道，只有自己勤劳创造的财富才永远归属于自己。

农忙季节，田间很多村人在犁田耙地，他明显感到背后有很多人朝他指指点点，说三道四，他尽力装作没听见的样子。倏地，他听到一句使他难忍的议论：“那晚他差点被人打死！”

他转过头来，怒目瞪了下那个说话的小伙子阿狗仔。

原来，一个半月前的晚上，镇里的礼堂放电影，他闲在家里没事，便去看电影，由于入场时人多拥挤，他也试着往礼堂里挤，不知何时脚踩到了一个姑娘的脚后跟，这个短发姑娘用手肘狠狠地倒搔了一下他的前胸，他有些火了，与她争执了起来。忽然，不知哪里冒出来好几个男青年，把他劈头盖脸地打一顿，在眩晕中，他隐约听见有人吼：“打死他，罪犯！”“想占姑娘的便宜，没门！”

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躺在医院。医生说，他身体多处受伤，

头部有一条3厘米长的裂口。他想，要不是当时没还手，就不会伤成这个样子。

他既在医院里无奈地躺了半个月，又支出了一笔医疗费。

三

黑道上的旧友来找他重操旧业，他很理智地对他说：“我应该堂堂正正地做一回人了。”

“人家不会理解你的，他们认为我们这类人，就像狗一样改变不了吃屎。”黑道上的旧友厚颜无耻地拉拢他。

“胡说，从今开始，我新明不是狗，是人！”他怒吼着，火气充盈了他的全身。

“那咱们各走各的路吧。”黑道旧友留了一句话，悻悻地走了。

他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中……

人家去深圳、广州做工挣钱，现在政策放开了，我新明在家里搞些副业生产，也是一条出路吧！

他和家里人商量，买一些猪苗自己来饲养，养到百来斤大再卖出去，按市场价格来计算，还是挺划得来的。在忙忙碌碌了一阵之后，恰逢姑妈家里的母猪正生下了一窝崽，他便与姑妈商量先赎了十条小猪崽过来。

每次给猪崽喂食，小猪总是咕咕地叫，乱蹦蹦地跳，他看着这些周身红润润的小猪，心里乐开了花，盘算着有一天，把这些猪卖出去，会净赚两三千元的。他称这些小猪为乖乖，每次喂食时都说：“乖乖，快快吃，快快长呀。”就差一点没教小猪叫他“爹”了。

这群小猪似乎还挺生性，长势不错。

一天早上，他照例去喂他钟爱的小猪，当他打开猪圈门，眼前的景色使他惊呆了：一条条小猪横七竖八地躺在猪圈里，口吐血沫。他急忙叫来家人，弟弟马上去叫来兽医，兽医诊断了一会：“这些猪是中毒死亡的。”

“中毒死亡？是别人存心坑害？”他闪过一个念头，去镇派出所报了案。

次日，来了三个县公安局派来的公安人员，经法医对猪的解剖和化验分析，确认为砒霜中毒，是他人蓄意投毒所致。

他默默无言，含泪把猪的尸体埋在了就近的山坡上。

看得出来，他在诅咒这些可恶的投毒者。使他不能理解的是，这些投毒者是出于什么目的，是因为自己曾是罪犯吗？还是其他恩怨怨？

他彷徨！他控诉！

黄昏，暮气沉沉，田间一片迷茫。

他呆呆地在田埂的小路上走着，忽然，他看见一头小猪在田埂

上边叫边跑，他条件反射般地跑过去，扑住了小猪，把小猪紧紧地抱在怀里。小猪在他怀里“哦哇哦哇”地叫着，他挨家挨户地问，是谁家的小猪脱圈了？

走了十多户人家，终于找到了这条小猪的主人阿田伯，阿田伯要留他吃晚饭，他说家里有事推辞了。

他从阿田伯的家里出来，心中涌起一阵欢欣……他体会为人做好事的意义。

四

他没有因小猪被害的挫折沉沦下去，他决心战胜世俗偏见，决定离开现在的家。

在他家的自留山上，他搭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。这个窝坐落在U型的山凹里，几根木柱搭成的架子，几把茅草盖在顶上，这就是他简陋的家。不过，这里清静，静可思，可以净洁自己的灵魂。

其实他这样做是有目的的：一是偏远村里，可以暂离世道的喧嚣；二是在山边可以开荒种果树，养鸡，可以再搏一搏。

他步行20多里路，到镇书店买了一些养鸡、果树栽培方面的书，白天开荒，晚上在煤油灯下啃书本。

有一天，阿田伯上山放牧时来看他，他打了两斤烧酒，烧了几



个腊鸟干，跟阿田伯美美地饮了一回。在几分醉意时，他把他的难处和盘托出给阿田伯，阿田伯爽快地答应设法帮助他贷一些款，解决他买鸡苗和果树苗的资金问题。

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，阿田伯欣喜地告诉他款已经贷到了。他忘情地抱着阿田伯亲了起来，阿田伯急忙说：“我不适应这种感谢方式，明仔，好好干就是对阿田伯的最好感谢。”

他放开了阿田伯，怔了一会，眼泪沿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。

买鸡苗、果树苗，搭鸡棚，种果树，忙得他喘不过气来。父亲、弟弟要来帮他，他不让干，要他们去照顾有病的老母亲和忙家务活。

他默默地、辛勤地在这片土地上耕耘。

山虫多哟！山地肥哟！四个月后，二百来只鸡长大了；果树也绽开了笑靥的花。

村镇的圩市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

他在圩市的三鸟市场叫卖着他的百来只鸡，最后以一斤六元全端给了一个鸡贩子，卖得现款一千二百多元。

这一天，他禁不住心中的兴奋，买了两瓶装烧酒，杀了三只鸡，叫来阿田伯和家人，潇潇洒洒地醉了一回。是呀，对于他来说，难得这么高兴地醉一回。

五

桃花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转眼间，一个年头过去了。他把鸡场扩大了5倍，养了千来只鸡，他用他的积蓄在这山窝里盖了一幢土砖砌的房子，把父母接来与他一起养鸡和管理果树园，这样他自己可以跑跑生意，轻松得多。

有一天早上，他从集市上卖鸡回来，见年迈的母亲在山泉边费

力地搓着自己的衣服，母亲的白发在清风吹拂下悠悠地飘……他似乎感觉到这世界上好像缺少了什么。

他坐在山口的那个盘石上，痴痴地想起一个人来。

他似乎看着她披着长长的秀发款款而来，那漂亮的瓜子脸儿被她身上红色的衣裙映得彤红彤红，她在喊：“新明哥，新明哥，你在哪儿？”

“珊妹子，珊妹子，我在这儿呢，在山口的那个盘石上。”他梦呓般喃喃地说着。

一阵山风吹来，使他打个寒颤，他从梦呓中转过神来。

珊妹子是上村一个护林老头的女儿。她在巡护山林时，常在口渴的时候来他家喝茶。刚开始，珊妹子每次来他都说：“有。”然后跑到茶缸前，盛上满满的一碗茶递到珊妹子的面前，珊妹子感激地一饮而尽，说声谢谢转身就走了，他常目送着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山林里……

有一回，珊妹子几天没来喝水，他便有了几分失望和失落感，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多了一份与众不同的心事，他喜欢听到珊妹子的声音：“有水喝吗？大哥。”声音很甜很甜沁了他的心房。

他清楚地记得，有一回珊妹子对他说：“新明哥，你就一辈子给我端茶喝，好吗？”当时，他的热血都快到了沸点。

父母亲看出了他的心思，便托人做媒。媒人传过话来说，珊妹

子很乐意这门婚事，可惜她的亲戚朋友却极力反对，究其原因，皆因他曾经犯过罪。

五雷在他头顶上炸响，他真想自己被撕裂得支离破碎。他只有用超负荷的劳动来补偿自己憔悴的身心。

父母亲脸上的愁云更凝重了。

“社会为什么不能饶恕自己的过错？”他常常面对蓝天长叹。

六

在与珊妹子的婚事告吹以后，他把原来打算娶媳妇的资金全投资鸡苗了，他除了鸡苗和果树，一无所有，就是原来不爱唱歌的他，有时他会哭一样哼几句：“……莫非你真的笑我一无所有……”

天蒙蒙亮，他便起床给鸡拌食，等家人起床的时候，他早到了集市购好鸡饲料；黄昏，他一个人蹲在鸡棚，观察鸡的动态。有时，他还去果树林里培土、灭虫。

有一回，他发现一个鸡缩在棚里，呆呆的。他断定，这个鸡肯定生了病，于是他抱着这只鸡跑了十多里山路，找到一名禽医为这只鸡看了病。禽医对他说：“明仔啊，幸好你来得及时，这只鸡得了‘鸡瘟病’，你那鸡棚里的鸡应赶紧打预防疫苗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。”

他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赶忙请来这个禽医为他的千来只鸡打了“鸡疫苗”。

苍天有眼，他有福，千来只鸡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他担心的日子。

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，他的名字开始响起来。人们在茶余饭后常议论那个曾是犯人现在发达了的他，市场上有了“新明鸡又大又肥”的说法。

市报记者闻讯而来采访他的事迹，他与记者聊了一夜。记者临走时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。他说：“愿普天下的浪子都能自强不息，愿普天下的人们都能理解浪子的生活和心迹。”

过了一个星期，他的事迹见报了，报纸的头版用《他曾是浪子》的套红标题文章，记述了他艰苦创业的风风雨雨……

那天，他在街上卖完鸡回家，忽然身后有人叫他：“新明，你的事迹见报了。”他转过去，默默地看了一会儿登载自己的事迹的报纸，然后，转身默默地走了。

周围的人向他投来异样的目光，不知是理解？不解？还是嫉妒？

这天，他好像白了好多，以前他总觉得自己的脸是黑的，头也总觉着抬不起来。

他决计要沿着自己踩出来的路走下去了，虽然路坎坷不平，但他说：“在这坎坷不平的路上可以认识到自己人生的价值……”